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六藝之一録卷一百二十五　　錢唐倪濤撰

石刻文字一百一

庚子銷夏記歷代碑刻題跋

唐

柳公權神策軍紀聖德碑

碑為崔鉉文柳公權書書法端勁中帶有温恭之致乃其最得意之筆唐時刻在禁中人無敢搨者故墨

本最少即歐陽文忠及趙德父俱未見也余所收乃賈似道家物上有秋壑圖書及長字印元入内府上有官書條記後在晉王府中卷首手書云恠君何處得此本猶有桓元寒具油乃鮮于伯幾筆也

柳公權書崔太師碑

碑為劉禹錫文柳公權書字法較他碑稍小而深厚不露風骨柳碑之僅見者上有河東郡圖書及翠微印乃薛道祖家物也元人有跋稱其温厚精微故足

寶重得之矣

此碑薛道祖裝為二冊滄桑後自大內流出下冊在王長垣寓上冊有人攜往三韓丁酉之夏三韓本復還京師長垣買得予以古觚及米氏英光堂帖易得未幾碑額在一市賈家持來求售河東諸印宛然一帖之微萍分鏡合若有司之契者天下事況有大於此者乎人可憬然矣

柳公權馮宿碑

馮尚書碑今在陝西省下誠懸小書精嚴而冲夷如崔太師碑柳書中之最佳者且文字完好當是百餘年前所搨秦人王弘度酷嗜古墨余問如此妙蹟近在省會何以不多見搨本王云碑已剥盡不可復搨每捫碑石輒欲流涕余亦為之憮然

楊用修云誠懸馮尚書碑亞於廟堂碑

柳公權書李晟碑

西平碑文為裴晉公撰柳誠懸書余舊未見此碑近

始見之字雖剥落然一段挺拔不羣之槪尚可捫而得也王元美不滿晉公之文謂西平之子皆逝獨太保聽存乞文於晉公晉公自以為位列宰相文崇簡要體當如是而於西平之元功偉畧十不著一二元美之言是矣然此碑列銜云臣裴度奉勅撰而非太保聽乞也余以為奉命之作固自有體西平之功赫著人世何可過為鋪揚不爲人主地元美見不及此矣嘗見蘇子瞻著温公碑累累數萬言卒來忌者之

口温公竟不能有其碑此千秋之烱鑒也六月十七日偶記

柳公權書苻璘碑

苻尚書碑字法深厚與崔太師碑同王文舍自秦中搨寄此本把玩竟日唐初諸公無不學晉即褚河南剛正不撓千古偉人而其書亦帶有嬋娟不勝羅綺之致葢屈而就晉法也至誠懸始大闢境界自出手眼雖學魯公實有出藍之譽故唐人稱其一字千金

又謂墓碣之書不出誠懸則為不孝至四裔咸知寶重豈倖致哉近人評書者乃以晉法繩之真井蛙之見也

苻符二姓各有分派從苻者其先姓蒲以讖文改為符從竹者其先仕秦為符璽郎遂以為氏二姓固自不同而唐苻璘碑合從竹而書作符而苻堅之苻又有書從竹者二字古原通用漢碑率以竹為艹少有從竹者魏晉以下真書碑亦有書符節為苻節者不

可不知也附記於此

柳公權玄秘塔碑

誠懸玄秘碑最為世俗所矜式然骨力稍露不及聖德與崔太師碑宋僧夢英等學之遂落硬直一派不善學柳者也此碑之文為裴休撰唐人取經西域皆梵書番語文義不通使裴休等翻譯潤色竊取聖賢之義故幻妄之以文甚陋而世人昧昧奉為上乘者皆休等為之也即如撰玄秘塔文何能著一名理但

侈言人主寵遇之隆以張揚其教而已休輩之伎倆不過如此先儒云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若休輩者吾知其沉淪無已矣吾嘗讀歐陽文忠文集中無一篇佛寺碑記元時刻釋書令吳幼清先生作序先生堅不應命此皆聖人之徒也

柳公權小楷護命經

前人稱柳誠懸所書清淨經護命經俱為佳蹟但清淨經猶摹倣大王雁行㠑褚至護命經絕去摹倣之

跡有自我作祖之意真有唐第一妙蹟柳公名墨行世李西臺愛柳尊師志歐陽公愛高重碑蔡君謨愛陰符序米元章愛金剛經薛道祖愛崔陲碑至於古逸深秀莫護命經若也董玄宰謂於虞褚顔歐皆彷彿十一自學柳誠懸方悟用筆古淡處自今以後不得舍柳法而趣右軍然董公秀媚處終囿於王右軍不能如柳之脫然能離也六月十八日記於小閣上柳蹟在京師者有宋搨金剛經賈似道藏本在李梅

公寓又有王播墓銘在一富商家

蘇靈芝書寳塔頌

碑在京師之憫忠寺當日書丹於石故文自後而前字法端潔蘇碑之佳者按唐史肅宗至德二載安禄山已死而安慶緒忌史思明之强遣安承慶安守忠阿史那往徵兵因密圖之思明納判官耿仁智等之謀乃囚承慶等以所部十三郡及兵八萬來降上大喜以思明為歸義王范陽節度使未幾復叛此碑乃

建於初歸附之時而以媚唐也

史惟則大智禪師碑

惟則分隸為開元時第一揆以漢法固少覺豐腴然而暢適匀妥不乏筋骨是一代高手也書述稱其古今折衷大小應變如因高而矚遠俯川陸而必見信然碑石完好無一字剥落尤為可珍

李陽冰李氏三墳記

篆書自秦漢而後推李陽冰為第一手今觀三墳記

運筆命格矩法森森誠不易及然余曽於陸探微所畫金縢圖後見陽冰手書遒勁冲逸古致翩然又非石刻所能及也

宋僧夢英留心篆書大要於李斯諸人皆加貶駮而獨推重陽冰後人非之然所著篆書偏旁字源誠可為後學取法自書後跋云依刋定説文重書偏旁字源目録五百四十部貞石於長安故都文宣王廟使千載之後知余振古風明籀篆引工學者取法於兹

意亦甚自任余故裝於李氏篆之後

竇臮謂李陽氷篆為虎筆又善小篆自謂蒼頡後身

絳州碧落碑

碧落觀名也開元間改為龍興寺其碑舊傳為陳惟玉書洛中紀異録二道士書化白鴿飛去妄也舊刻天尊像背州將摹刻此碑昔李陽氷觀之七日而不忍去學之十二年而不成必有獨得其妙者矣後人輕毁之可乎旁註釋文乃鄭承規書方整可存

六月二十日晨起凉生几簟復展碧落碑細看中有絶佳之字不讓古篆有絶不佳之字甲俗可笑者昔歐公集古録有劄去惡字而存佳者如智永千文去二百餘字是也此碑當存數十字别裝之

王知敬書李靖碑

李衛公碑稍泐金石録謂為王知敬書知敬負書名當時與房玄齡殷仲容相伯仲宜其所書遒秀可愛如此唐初名手人止知虞褚如李衛公碑蘭陵公主

碑崔敦禮碑高士廉塋兆記孔頴達碑馬周碑薛收碑褚亮碑有著名者有不著名者皆精妙絶倫不遜虞褚人罕見之故多不知也

蘭陵公主碑

公主太宗第十九女也碑文不知出何人手方整娟秀書家傾國也余嘗見趙模所書高申公塋兆記筆致相合模擅書名太宗嘗命之摹蘭亭者此為模書無疑也

中書令崔敦禮碑

崔公初名元禮高祖改敦禮墓碑已剥落然所存者整潔俊逸顆顆明珠也筆致大似李衛公碑當亦是王知敬書秦人趙崡云此碑久仆少傳於世又薛收碑書法亦類此當俱是王書也

褚亮碑

褚公乃河南公父由陳入隋由隋入唐八十八卒今碑已残剥分隸精工之甚唐石之最佳者字與馬周

碑相類馬碑金石録謂為殷仲容書則此碑知為仲容無疑也仲容盛負書名河南肯舍之他求乎

尚書張㣲碑

此碑稍泐昔人稱其書法精健信然唐史為張後㣲舊書無字新書曰字嗣宗而碑乃曰故金紫光禄大夫張㣲無後字蓋古人雙名或時以单字行多有如此

裴休書圭峰碑

裴休書脫胎於智永而附益以歐陽率更是碑乃是篆額付柳誠懸而已任書何不自量也後世乃有以為勝柳書者兒童之見耳所撰文乃彼家剩語捨本業而拾異類之唾餘鋪張以見學術真如浪子衣珠行乞亦可哀矣

張增書段行琛碑

張增無書名所書段公碑遒勁豐逸全得晉人遺法唐石之最佳者可玩也按行琛乃忠烈公秀寔之父

長祥顏次忠烈次秀成次同顏史傳不載

曲阜縣文宣王廟記

孔温裕乃先聖三十九代孫能以私俸奏請葺廟賜詔嘉奬碑無書者名勁秀大有顏魯公栁誠懸遺意其事其書俱足存

陸紫書陀羅尼經

陸紫所書佛經傳世者少止見此本為晉府所藏又有氷亭珍玩印乃馮保家物也字法員健而有風致

宋人名家書多從此入手細閲之自見

高氏書鐵彌勒像贊

集帖中少女人書所存唯太原參軍房璘妻高氏所書鐵佛頌昔人稱其字書簡古筆力遒健金石雖經翻刻然簡古遒健之致尚在夫男子生而泯泯者何限乃婦人借書名以傳後世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稱焉寧無愧此巾幗哉

僧無可寂照碑

此碑為段成式文僧無可書成式著酉陽雜俎者好奇之士也無可乃賈島從弟有詩集行世觀其所書矯勁不凡蓋亦奇人也

僧建初書玄奘塔銘

玄奘取經西域廣為翻譯蓋大有功於佛教者而史載其壽止云五十六蓋中壽也世人佞佛大約求消災延壽耳而玄奘宜延而不能延人奈何捨經德而趨異教冀不可必之福乎史云卒於顯慶六年至文

宗開成四年改葬建塔劉軻為之撰文始云卒於麟
德元年享年六十有九飾詞也
吕秀巖書景教碑
秀巖景教流行中國碑書法秀逸遒勁唐石之最佳
者余前此未見已亥之秋王文含自秦寄來未知碑
在何地何以能完好如此又王長垣送冷朝陽所書
碑字法秀潁亦甚完好俱可珍也
麗仁顯小楷三經

麗仁顯素無書名而其所書道經整頓渾是唐法可珍也盖宋人書至蘇米出而始大變其初固猶存先民法則也

宋貢士書西明寺塔銘

宋貢士所書碑字法俊逸宛是唐人名手惜書名處石泐無可考耳

宋

韓魏公北嶽廟記

余於宋名臣墨蹟每每見之獨未見公手書此碑倣魯公書宛如畫像贊毅然有不可犯者之色

王元美云北嶽在曲陽中有一白石梁相傳云是舜時從嶽飛至者因記於此其説迂誕不可信然古樹奇竦有二塑鬼奇甚皆千年外物碑刻亦稱是魏公此書全法顔平原而鋒距四出令人不可視公之受遺二世以身繫輕重此亦可窺一班矣

蘇文忠書温公碑

温公碑在夏邑蘇文忠奉旨撰書文既宏肆琳瑯其音書法端謹大存晉唐遺意文忠第一妙蹟也此碑仆後皇統八年夏邑令王廷直重刻之因斲舊石為四前有額後有跋事載元人陳鉅夫老杏園詩序及王廷直修復温公墓碑記中此本余得之王都尉家蓋未仆以前搨神采奕奕後載王冊王礵奉旨摹勒完好如新真奇寶也

按司馬温公以元祐元年九月卒於位二聖親臨其

喪哲宗再遣使詔其孤康又遣大臣諭旨俾奪遺命從官葬命入内侍省供奉官李永言乘驛詣涑水相地卜宅於是以十月甲子掘壙發陝解蒲華四州卒穿土復選尚方百工為葬具十月復命公從子富挺舉之以二年正月辛酉既葬之期年勅翰林學士蘇軾撰碑上親為篆字以表其首又命永言及公從孫桂督將作百工起樓於墓之東南以居焉樓城凡四丈有五尺七月畢事費公帑一萬六千有奇八年

九月宣仁皇后崩紹聖元年七月三省言前後臣僚論列元祐以來司馬光等罪惡詔追所贈官并謚告及追所賜神道碑額折去官脩碑樓及倒碑磨毀碑文未幾熙寧奸黨之碑大書深刻皆以為首靖康初元除元祐黨禁贈公太師而時已不可為矣按王廷直修復公墓在金皇統八年戊辰乃宋高宗紹興之十八年也距紹聖仆碑時計五十有五年時公墓已淪在異域而其臣愛護脩復之如此其視紹聖崇寧

爲何如也金主卜相乃繪温公之像賜之正中國指

爲黨魁時也吁可歎哉

蘇文忠小楷謝啟

公授殿中丞直史館具啟陳謝手書小楷筆筆鍾王

公帖中僅見者韓平原石本摹刻亦工

蘇子瞻仙遊塔題字

公爲鳳翔判官時遊仙游寺塔而記其事字絶似顔

魯公座位帖近人學蘇者一味豐腴全未夢見此也

蘇子瞻海棠詩斷石

海棠詩僅存百餘字楷書端勁似徐季海題經記而風致過之前有小像石亦泐蕖石林云海棠詩為東坡先生最得意之作故常喜寫人間刻石有五六本此本予里農人得自古墓中始掘時為鉏钁所壞復規而方之也去其餘僅存百字詩前有先生自繪像即小剥泐不妨偉觀此石後在黄岡王同軌家每搨以贈人同軌字行甫為蕃育署丞著耳譚及合江亭

稿行世

米元章書顔魯公碑陰

米老為魯公碑陰即用魯公書法奇宕可喜至碑中謂杞欲害公之人而不能害公之仙其説亦奇余以為杞能害公一時而不能不予公以千古固無論仙與不仙也

米元章蕪湖縣新學記

蕪湖學記黄裳撰文米芾書字法遒勁而韶秀余舊

有未斷本兵亂失去今雖稍剥然大勝龍井方圓菴諸刻

米元章明道觀壁記 章聖天臨殿記 及天臨殿銘三石皆奉勑書韻秀異常唐人不敢望其項背也六月二十二日久旱大雨几席生凉坐小閣上觀之竟日

米元章天衣懷禪師碑

碑文全用彼家語似一篇語録非文也而筆法勁逸

絶勝他書後書芾呈蓋稿也韓平原脫以上石今墨跡在龔合肥處前缺十餘行中亦有數字不同想所書非一本耳

黄山谷書狄梁公碑

碑為范文正公撰文黄文節書文載梁公事極悉書極端謹不類他書以梁公之勲德文正之文章文節之妙筆可稱三絶聞尚有夷齊碑惜未見

黄山谷題琴師元公此君軒詩

此君軒詩為涪翁極得意之作而書亦瀟洒如意不知刻於何地摹手不一然一段清朗之致如霽色在林尚足撲人眉宇也

又見山谷綠菜贊刻於廬山廟盖山谷謫居涪城作也綠菜贊贈女子炎玉者炎玉姓史氏名琰字炎玉為張子復妻喜文墨夫婦詩詞唱和彙為一編曰和鳴集山谷来涪叙張氏為姑表親炎玉致綠菜遂為之贊書法甚佳石理已泐姑記其事於后

蔡君謨萬安橋記

泉州萬安橋長三千六百尺費至一千四百萬事亦鉅矣忠惠以一太守不費公帑為之事舉而民不怨此忠之所以為忠惠之所以為惠也橋成公名還朝乃大書刻石雄偉閎宕堪與橋稱

蔡君謨荔枝譜

荔枝譜書法顔魯公體格相媲風骨則遜世代使之然也然宋季諸公能存晉唐法者指不多屈也

蔡君謨茶録

宋人無工楷法者忠惠茶録出入晉唐間絶搆也此本刻於宋大内彼時已稱不易得余又於友人處見一本結構稍懈大不及此此本後有黄文獻手跋云蔡君謨小楷茶録結體似顔平原張景隆刻之汴京又有墨本入紹興煥章閣摸勒禁中無八分題序字勢飄逸頗具晉人風軌此揭是也今皆不傳恐當日所書不止一二或别有真蹟旦暮遇之亦未可知耳

至正三年佛日黄溍記

宋翻刻髙從書盤谷序

髙從唐貞元間人所書盤谷序端勁有古法世不多見至歐陽文忠修唐書搜羅金石遺文始得此碑人益貴尚至有萬錢購之者久之剥落元祐八年濟源令傅君俞摹刻之然筆法大有唐致非宋人所及也

宋髙宗籍田手詔

宋諸帝多能書者而以髙宗為第一此紹興十七年

耕籍詺書頌至婺州上石余見思陵手書甚多此詺更覺勁挺近代宸翰未有也

盧經書慎刑箴

慎刑箴乃晁尚書迥判西京時所作一序一箴極其剴切而進士盧經書刻於石書法整潔可愛當時刑罰煩苛四海褱足安得此仁人之言重刋置司刑之座右乎

此石序文稍有剥落者録其箴云刑之所設禁暴防

淫慎用戒濫利澤惟深如燭於闇如拯於沉所以君子必盡其心慎刑本仁仁者多壽濫刑獲報天網不漏嚴毋先見於公有後願布斯文置諸座右

道士于貞菴記

于道士元隱歿宣和帝賜之道號乃集唐諸名家書而為記集字絶無湊泊痕風神瀟洒高手也

僧參寥書三十六峰賦

武林僧參寥從坡公游其所書樓四明三十六峰賦

筆法全倣坡公聞彼時徐州有營妓習坡公書人每不能辨蓋公為一代偉人即異流婦女咸知企慕效法如此而朝士顧欲殺之而甘心者則獨何歟

朱元晦先生題愚叜墓

朱子大書雄偉異常石已剥落書云嗚呼大愚叜君之墓八字以先賢手跡存之

龔惇頤書陸宣公祠堂記

祠建於淳熙四年吕東萊先生文龔敦頤書文既條

達卓朗書復馴馴雅飭當時事衰微之日而諸君子
猶表章正人以維風紀其事尤可記也

金

脩中嶽廟碑

碑文為黄久約撰書者止云臣郝而不著其名石又
完好非泐也書法方整遒勁大有唐人遺致

王庭筠書博州廟學碑

庭筠負書名此碑風骨磊落有襄陽之勁秀而無其

傾歎近石不多見者庭筠以名家子仕于完顔年未四十自稱黄華老人其意良可悲矣

沂州普照寺興造記

碑立於皇統四年集柳誠懸書方整勁秀宛如柳公手跡集者不著名如此妙腕大勝唐僧懐仁此可為知者道耳

元

趙文敏書張留孫碑

元道士張留孫官加開府儀同三司上卿名器之濫至此可笑也趙文敏奉勑書其碑豐偉秀拔最稱鉅觀自徐季海李北海而後未見其匹敵也碑刻兩面今巍然矗東嶽廟中石理堅緻絲毫不壞刻者為茅紹之彼時求公書者非茅刻則不書觀摹勒之妙固名手也

趙子昂張留孫像贊

張道士像贊亦文敏奉勑書字形比碑稍小而更勁

逸後有吳全節記亦似文敏書稍乏精采或學文敏者乎記中至比之白樂天司馬温公何失倫也

趙子昂書僧裕公碑

裕公少林僧也元人贈大司空開府儀同三司追封晉國公宜當日仁虞院司薦者皆帶中書銜也碑為程鉅夫文趙孟頫書稍不及他碑或摹刻者不及茅紹之耳

趙子昂書漢番君廟碑

番君廟者祀番陽令吳芮也當秦末漢初有功於民世世祀之廟始於范文正公至此重新之文敏書翩躚欲仙可珍也

趙子昂書道士孫道行碑

趙文敏書道行碑更覺員秀王元美云姿韻溢出於波拂間蓋能用大令指於北海腕者信然

趙子昂書捐施題名記

記乃文敏小書道秀絕倫班之晉唐間當無怍色邪

子愿云晉人書法以趙文敏為嫡脩餘皆㡯出耳知言哉

趙子昂書千字文

文敏好書千字文余藏其墨蹟一卷純用蘭亭法此則兼有李江夏筆意墨寶也

趙子昂書姜白石續書譜

姜白石續書譜其精義不遜孫虔禮更得松雪翁書之可稱二絕其書以娑羅碑寫定武蘭亭尤屬得意

之作王元美稱此帖精工之極如花月松風娟娟濯濯披襟流連不能自已誠有然者

趙子昂書枯樹賦

褚河南書枯樹賦墨蹟舊在華補菴家不知何時入故内滄桑後在龔合肥寓余曽借觀後有晁旡咎跋字甚奇宕此帖祝枝山集中疑為元人僞作余再四細看無河南秀挺不羣之致枝山之疑非妄趙文敏所臨師其意不踐其迹員秀温潤即河南見之亦當

心折乃周公瑕鈎摹宜非常刻所能及也

趙世延書昭德殿碑

碑亦在東嶽廟書法微類文敏而遜其緊嚴矣大約書法要有結搆與文章一律有結搆則緊嚴更益之以風韻則天下無敵矣

鮮于樞書蕭山文廟碑

太常特起北地與吳興齊名吳興常自書二紙易其一紙重之如此此碑員秀瀟洒具見名士風流可珍

也

夏溥書融堂先生墓記

融堂先生錢姓名時著書樂道隱居不仕余未得見其所論學書僅於故内得寫册兩漢筆記議論不詭於正盖卓然得先賢之傳者今見其修墓記始知先生之生平遂所景行可嘉也

姚燧書重陽仙蹟記

姚牧菴書倣顔平原秀拔樸厚大有先正典刑人有

言此記可追媲宋文貞碑非妄

趙良弼默菴記

道士邢道安於樊川佳勝之地築菴以隱當中原禍亂之日道人守黙五十年不變其志卒免鋒鏑之難其人蓋遯於黄冠者可仰也碑集顔書亦極精工

危素書崇國寺碑

太樸擅書名雖乏之挺拔然圓秀有致名手也此碑在京師崇國寺人甚重之寺有二井元末京城陷太樸

奔井所將躍入僧挽之曰國史非公不能也自此老臣危素遂不得為文天祥矣

王龍澤麗澤書院記

麗澤書院乃呂東萊先生與朱晦菴先生張南軒先生講道之所淳祐中建祠以祀東萊先生至至元中復修之而龍澤為之記記石乃嘉靖中翻刻者其事可記也存之

六藝之一録卷一百二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六藝之一録卷一百二十六至八

詳校官中書臣陸　湘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臣翁樹棠

謄録監生臣王　宫

篆隸監生臣郎錦騊

六藝之一録卷一百二十六

錢唐倪濤撰

石刻文字一百二 集録金石序記

歐陽文忠集古録序

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之彊有力而不好好之而無力雖近且易有不能致之象犀虎豹蠻夷山海殺人之獸然其齒角皮革可聚而有也玉出崐崘流沙萬里之外經十餘譯乃至乎中國珠出南海常生深淵採

者腰絙而入水形色非人往往不出則下飽蛟魚金礦于山鑿深而穴遠篝火餱糧而後進其崖崩窟塞則遂葬於其中者率常數十百人其遠且難而又多死禍常如此然而金玉珠璣世常兼聚而有也凡物好之而有力則無不至也湯盤孔鼎岐陽之鼓岱山鄒嶧會稽之刻石與夫漢魏已來聖君賢士栢碑彝器銘詩序記下至古文籀篆分隸諸家之字書皆三代以來至寶怪奇偉麗工妙可喜之物其去人不遠其取之無禍然而風

霜兵火湮淪磨滅散棄於山崖墟莽之間未嘗收拾者
由世之好者少也幸而有好之者又其力或不足故僅
得其一二而不能使其聚也夫力莫如好好莫如一予
性顓而嗜古凡世人之所貪者皆無欲於其間故得一
其所好於斯好之已篤則力雖未足猶能致之故上自
周穆王以來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
大澤窮崖絶谷荒林破冢神仙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
有以為集古錄以謂傳寫失真故因其石本軸而藏之

有卷帙次第而無時世之先後蓋其取多而未已故隨其所得而錄之又以謂聚多而終必散乃撮其大要别為錄目因并載夫可與史傳正其闕謬者以傳後學庶益於多聞或譏予曰物多則其勢難聚聚久而無不散何必區區於是哉予對曰足吾所好玩而老焉可也象犀金玉之聚其能果不散乎予固未能以此而易彼也

廬陵歐陽脩序

歐陽棐集古錄目序

集古録既成之八年家君命棐曰吾集録前世埋沒缺落之文獨取世人無用之物而藏之者豈徒出於嗜好之僻而以為耳目之玩哉其為所得亦已多矣故嘗序其說而刻之又跋於諸卷之尾者二百九十六篇序所謂可與史傳正其闕謬者已粗備矣若撮其大要别為目録則吾未暇然不可以闕而不備也棐退而悉發千卷之藏而考之曰嗚呼可謂詳矣蓋自文武以來迄於五代盛衰得失賢臣義士姦雄賊亂之事可以動人耳

目者至於釋氏道家之言莫不皆有然分散零落數千百年而後聚於此則亦可謂難矣其聚之既難則其久也又將遂散而無傳宜公之惜乎此也於是各取其書撰之人事跡之始終所立之時世而著之為一十卷以附於跋尾之後夫此千卷之書者刻之金石託之山崖未嘗不為無窮之計也然必待集録而後著者豈非以其繁而難於盡傳哉故著其大略而不道其詳者公之志也熙寧二年二月記

朱長文碑刻録後序

名者聖人之所以勵中人也朝廷之臣以忠義相高山林之士以志操自處至于建一事創一物皆欲有以傳後及夫釋老之流亦各思著其言教此不惟其性之所然皆知其名之可貴也人生天地間如晨飈石火之速其至於七十者幾希而名之所垂或千萬齡而無窮是亦可尚也故古之君子惟物之久而可托以名者莫過乎金石是以書而勒之然而風日之所消礫樵牧之所

轎鑠陵谷之所遷易丘墓之所湮没或磨滅無聞或刓缺難辯誠為可嘆息也石刻始於周行於秦漢而極盛於唐今周秦之迹僅有存者漢隸亦時見於郡國閒唐碑不可勝數矣又不知千百世之後所遺者復幾何耶予故據所聞見者僅録其名以遺好事者使可以求之也然自古石刻不在録中者蓋多矣余不能悉知也自五代至於皇朝碑碣尚完而衆聽所易聞不必繁述云

趙德夫金石録序

余自少小喜從當世學士大夫訪問前代金石刻辭以廣異聞後得歐陽文忠公集古錄讀而賢之以為是正譌謬有功於後學甚大惜其尚有漏落又無歲月先後之次思欲廣而成書以傳學者於是益訪求藏畜凡廿年而後粗備上自三代下訖隋唐五季內自京師達於四方遐邦絕域夷狄所傳倉史以來古文奇字大小二篆分隸行草之書鐘鼎簠簋尊敦甗鬲槃杅之銘詞人墨客詩歌賦頌碑志敘記之文章名卿賢士之功烈行

治至於浮屠老子之説凡古物奇器豐碑巨刻所載與
夫殘章斷畫磨滅而僅存者略無遺矣因次其先後為
二千卷余之致力於斯可謂勤且久矣非特區區為玩
好之具而已也蓋嘗竊以謂詩書以後君臣行事之迹
悉載於史雖是非襃貶出於秉筆者私意或失其實然
至其善惡大節有不可誣而又傳之既久理當依據若
夫歲月地理官爵世次以金石刻考之其牴牾十常三
四蓋史牒出於後人之手不能無失而刻詞當時所立

可信不疑則又考其異同參以他書為金石録卅卷至於文詞之媺惡字畫之工拙覽者當自得之皆不復論嗚呼自三代以來聖賢遺迹著於金石者多矣蓋其風雨侵蝕與夫樵夫牧童毀傷淪棄之餘幸而存之者止此爾是金石之固猶不足恃然則所謂二千卷者終歸于磨滅而余之是書有時而或傳也孔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是書之成其賢於無所用心豈特博奕之比乎輒録而傳諸

後世好古博雅之士其必有補焉東武趙明誠序

劉斯立金石録序

東武趙明誠德父家多前代金石刻倣歐陽公集古所論以考書傳諸家同異訂其得失著金石録三十卷别白牴牾實事求是其言斤斤甚可觀也昔文籍既繁竹素紙札轉相謄寫彌久不能無誤近世用墨板模印便於流本而一有所失更無别本是正然則謄寫模印其為利害之數畧等又前世載筆之士所見所聞與其所

傳不能無同異亦或意有軒輊情流事遷則逌離失實後學捜抉證驗力多功寡此校讐之士抱槧懷鉛所以汲汲也昔人欲刋定經典及醫方或謂經典同異未有所傷非若醫方能致壽夭陶弘景亟稱之以為知言彼哉卑陋一至於此或譏邢卲不善讐書卲曰誤書思之更是一適且别本是正猶未敢曰可而欲以思得之其詭有如此者惟金石刻出於當時所作身與事接不容僞妄皎皎可信前人勤渠鄭重以遺來世惟恐不遠固

非以為夸而好古之士忘寢廢食而求常恨不廣耳豈專以為玩哉余登泰山覩泰相斯所刻退而按史遷所記大凡百四十有六字而差失者九字以此積之諸書浩博其失胡可勝言而信書之人守目所見知其蓮庚猶弗能深考猥曰是碑之誤其殆未之思乎若乃庸夫野人所述其言不雅馴則望而知之且差易耳今德父之藏既甚富又選擇多善而探討去取雅有思致其書誠有補于學者亟索余文為序竊獲附姓名於篇末有

可喜者于是乎書政和七年九月十日河間劉跂序

李易安金石錄後序 洪容齋節本

東武趙明誠德甫清憲丞相中子也著金石錄三十篇上自三代下訖五季鼎鐘甗鬲盤匜尊爵之款識豐碑大碣顯人晦士之事蹟見於石刻者皆考正譌謬去取褒貶凡為卷二千其妻易安李居士平生與之同志趙沒後愍悼舊物之不存乃作後序極道遭罹變故本末今龍舒郡庫刻其書而此序不見取比

獲見元稿於王順伯因爲撮述大槩云

予以建中辛巳歸趙氏時丞相作吏部侍郎家素貧儉德甫在太學每月朔望謁告出質衣取半千錢步入相國寺市碑文書畫歸相對展玩咀嚼後二年從宦便有窮盡天下古文奇字之志傳寫未見書買名人書畫古奇器有持徐熙牡丹圖求錢二十萬留信宿計無所得捲還之夫婦相向惋悵者數日及連守兩郡竭俸入以事鉛槧每獲一書即日勘校裝緝得名畫彝器亦摩玩

舒卷摘指疵病盡一燭為率故紙札精緻字畫全整冠於諸家每飯罷坐歸來堂烹茶指堆積書史言某事在某書某卷第幾頁第幾行以中否勝負為飲茶先後中則舉否大笑或至茶覆懷中不得飲而起凡書史百家字不刓缺本不誤者輒市之儲作副本靖康丙午德甫守淄聞敵犯京師視盈箱溢篋戀戀悵怏知其必不為己物建炎丁未春太夫人喪南來既長物不能盡載乃先去書之印本重大者畫之多幅者器之無款識者已

又去書之監本者畫之平常者畫之重大者所載尚十五車連艫渡淮江其淄州故第所鎖十間屋期以明年具舟載之又化為煨燼已酉歲六月德甫駐家池陽獨赴行都自岸上望舟中告别予意甚惡呼曰如傳聞城中緩急奈何遥應曰從衆必不得已先棄輜重次衣衾次書册次卷軸次古器獨宗器者可自負抱與身俱存亡勿忘之徑馳馬去秋八月德甫以病不起時六宫往江西予遣二吏部所存書二萬卷金石刻二千本先往

洪州至冬敵陷洪遂盡委棄所謂連艫渡江者又散為雲煙矣獨餘輕小卷軸寫本李杜韓柳集世說鹽鐵論石刻數十副軸鼎彝十數及南唐書數篋偶在臥內歸然猶存上江既不可往乃之台温之衢之越之杭寄物於嵊縣庚戌春官軍收叛卒悉取去入故李將軍家歸然者十失五六猶有五七簏挈家寓越城一夕為盜穴壁負五簏去盡為吴說運使賤價得之僅存不成部帙殘書策數種忽閱此書如見故人因憶德甫在東萊靜

治堂裝褾初就芸籖縹帶束十卷作一帙曰校二卷又跋一卷此二千卷有題跋者五百二卷耳今手澤如新墓木已拱乃知有有必有無有聚必有散亦理之常又何足道所以區區記其終始者亦欲為後世好古博雅者之戒云

時紹興四年也易安年五十二矣自叙如此予讀其文而悲之為識於是書

樓攻媿跋東觀餘論

雲林子妙於考古是書久行於世余尤所篤好惜其訛舛尚多每欲手寫以傳好事者未暇也著作莊子禮欲得善本傳後再為詳校而寄之王順伯厚之嘗言本朝始自歐陽公集古録千卷趙德父金石録至二千卷考訂甚工然猶未免差誤惟雲林之書為盡善順伯蓄古刻甚富論議不茍余觀此書辨析隱奥上下千古皆前賢所未發後人所難及脩撰劉公燾紫微董公逌皆鴻博之士與之言自以為不及也以雲林之美才又仕於

洛多見故家名帖及居館閣盡見太清樓所藏異書時方承平鼎彝古器具見制作款識之舊嘗自言曰考校往古事蹟先須執讀强記遇事加之精審決無疎略又謂歐陽考校非所長則此書宜無毫髮之恨及細讀之尚有疑焉如米襄陽疑李斯書謂不知何人書雲林則曰乃李陽冰篆明州刺史裴公紀德碣中字可謂精確矣然謂史籀書朕州訾邑易悳系能辨其字殊無三代體與其詞皆唐人筆顧不知正以紀德碣額縮而小之既

全取彲州邕三字又移明為易悳系皆取其半彲乃碧落碑中唐字陽氷素好碧落碑故用其字雲林誤以為揚殆未之考也王大令靜息帖磬石事異苑謂曹公同王粲見此而雲林謂劉表在荆州時未知何據題河南王氏所藏子敬帖云太極璇題猶重書自注云謂不書太極殿榜然選詩所謂璇題納行月者乃謂以玉飾椽頭如孟子之言榱題非題扁之題也王世將表云頓乏勿勿雲林引顏氏家訓云世中書翰多稱勿勿又引杜

牧之詩浮生長勿勿謂古人詩中用之不特稱於書翰顏之推在牧之數百年之前似難以此詩為證跋右軍甘蔗帖云蔗似竹於文從馬此帖以之俗從草非是按說文解字蔗從草在草部不得為非是以是益知考古著書之不易云雲林壽止四十而精博如此余年七十有四聞見寡陋心顧好之不自知其可笑也鍾王以來多以意行筆雲林躭玩古帖與之俱化如隱之為隠最之為冣之類尚衆此既為小學而作亦略為正其點畫

不敢自謂詳盡更俟博雅君子相與正之嘉定二年四
明樓鑰書於攻媿齋

附　毛晉書元豐題跋後云余嘗論東觀餘論力排
六一居士集古録瑕處將謂吹求無剩矣及閲子固
跋中如江紅二三周昕李翁之類不得不正永叔之
失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矣夫蘇子瞻所以
痛戒妄改古人文字云毛晉識

董弅廣川書跋序

弁家自上世以來廣蓄異書多有前人真蹟先君生而穎悟刻苦務學博極羣書討究詳閲必探本原三代而上鍾磬鼎彝既多有之其款識在祕府若好事之家必究轉求訪得之而後已前代石刻在遠方若深山窮谷河心水濱者亦托人轉摹墨本知識之家與先君相遇必悉示所藏祈别真贋訂證源流若書畫題跋若事干治道必反覆詳盡冀助教化其本禮法可為世範者必加顯異以垂模楷或涉同異事出疑似者必旁證他書

使昭然易見探古人用意之精巧偽不能惑察良工之所能臨摹不能亂爰自南渡鄉關隔絶先世所藏莫知在亡或已散逸過江隨行所攜敗於兵火今所得於煨燼之餘年來爲裒集在者得書跋釐爲十卷畫跋六卷繕寫藏諸家廟別録以示子孫俾知先君博物洽聞古今鮮儷無墜家訓庶或師範其萬一焉爾紹興丁丑歲十月丙辰孤𢦙謹序

毛晉書廣川書跋後云鄭康成漢世碩儒弗識犧牛

之鼎歐陽脩宋朝宗匠誤辯靈臺之碑甚矣博古之不易也董子在政和間鑒定祕閣所藏悉三代法物名器一一詳論精核若故有之物而素所習玩者此豈天欲顯神寶於世必生畸人為之發揚宣暢耶同朝惟校書郎黄長睿相與商確為千古知已長睿著古攟說四百餘篇載在圖經董子則有書跋十卷雜入金石字蹟之類岐陽鼓文從來盡謂宣王獵碣耳獨反覆辯其非何故鄭漁仲使居之不疑是以讀書

貴具隻眼也海虞毛晉識

洪景伯隸釋序

秦燔書廢古訓而官獄多事乃令下杜人程邈作小篆而邈復獻隸書所以施之徒隸趨簡易也亦曰佐書漢魏之際蔡邕鍾繇梁鵠邯鄲淳俱有書名後魏酈道元注水經漢碑之並川者始見其書蓋數十百餘陵遷谷變火焚風剥至宣政和間已亡其十八本朝歐陽公趙明誠好藏金石刻漢隸之著録者歐陽氏七十五卷趙

氏多歐陽九十三卷而闕其六自中原厄於兵南北壞斷遺刻耗矣予三十年訪求尚闕趙錄四之一而近歲新出者亦三十餘趙蓋未見也既法其字為之韻復辯其文為之釋使學隸者藉書以讀碑則歷歷在目而咀味菁華亦翰墨之一助唯老子張公神碑鳳三數碑有撰人名字若華山亭為衛覬之文見於他說者財一二爾其文或險而難解澁而太鑿者譬之紀甗部鼎皆三代僅存之罷其剝缺不成章與魏初之文數篇附於後

如斷圭殘壁亦可寶自劉熹賈逵巳下字畫不足取者皆不著乾道三年正月八日鄱陽洪适景伯序

刻隷釋小序云隷釋一集乃宋人洪适氏取兩漢迨魏初碑碣之類有關於隷書者而識之也其集摘取歐陽公及子棐集古録趙明誠氏金石録并證以酈道元水經註而更詳其遺缺焉在集古叙曰可與史傳正其闕謬以傳後學庶益於多聞金石序曰史牒出於後人之手不能無失而刻辭當時所立可信不

疑識序曰學隷者籍書以讀碑則歴歴在目而咀味菁華翰墨之一助是固兹集大意也而集古又曰風霜兵火湮淪磨滅散棄於山崖墟莽之間金石曰聖賢遺跡著於金石者多矣風雨侵蝕樵牧毁傷淪棄幸存者無幾識曰陵遷谷變火焚風剥至今亡其什八兹三言入世事之説也閲斯集者可以游藝矣可以消世慮矣後學夏邑王雲鷺琳孺識

洪景伯水經碑跋

右東漢及魏正始以前碑見於水經者如此周秦先漢刻石皆用篆故不録有不著歲月疑似難明者亦并載之道元綱羅四方畢聞所涉獵者廣博傳疑書疑宜有謬誤而傳寫歲久後人更失其真時無善本雖黄不可妄下若衣祁王紛之類則又仍其舊也其碑到今不毁者十財一二凡歐趙録中所無者世不復有之矣姑聚其說以見思古之意夫物莫壽於金石而大書顯刻光沈迹絶者不可勝計獨傳之竹帛猶可久此君子所以

取乎編類之書也水經曰上郡王次仲變倉頡舊文為隸秦皇三召不至令檻車送之次仲化為大鳥落翮於居庸山中又曰篆字文繁無會劇務秦用隸人之省謂之隸書或云即程邈於雲陽增損者孫暢之甞見青州刺史説臨淄人發古冢得桐棺隐起為字言齊太公六世孫胡公之棺惟三字是古餘同今隸書證知隸自出古非始於秦其説固已二三案齊胡公以周孝王時卒歴數世至宣王時始有大篆又數百年至秦有小篆既

云隸出於篆不應篆未萌而隸先作也書傳多以隸為程邈所作兩漢書亦云然當据正史為是異端之説非所惑也

洪景伯天下碑録跋

右天下碑録凡十卷近世不知作者所載多唐人碑今删取其東漢者著於篇魏碑十數予所未見者亦附焉姓名舛錯者悉存其故其所謂漢或有三國之漢與五胡之漢者其所謂魏疑亦有元魏者非得碑不能區别

也兊日中原復為王土則志古之士可以按圖而求之

洪景盧漢隷字源序

漢隷字源六帙檇李婁君彦發所輯也其書甚清其抒意甚勇其考覈甚精其立説甚當其沾丐後學甚富凡見諸石刻若壺鼎刀鏡盆槃洗甓著録者三百有九起東京建武訖鴻都建安殆二百年濫觴於魏晉者僅卅而一光和骨立開元豐肩點畫之鑪錘法度之突奥假借之同而異發縱之簡而古合蔡中郎諸人筆力通神

之妙皆聚此編憶吾兄文惠公自壯至老躭癖弗懈嘗
區别為五種書曰釋曰纘曰韻曰圖曰續四者備矣唯
韻書不成以為𧍒竭目力於摹寫至難蹙旦旦而求之
字字而倣之雖衆史堵牆孫甥魚貫不堪替一筆也功
之弗就使獲覩是書且悉循其隷釋次第志之所底不
謁而同正應憪然起立興不得並時之嘆彦發曩歳有
班馬字類究過諸家漢史之學予甞叙之矣今此帙刻
於髙明臺方通守吾州米墨鮮暇趣了官事竟輒蕭然

一室中厮輿側睨但見其放策欠伸搔頭揩眼而用心獨苦之狀固所不克知彥發泝學有源委工辭章身端行治名最三吳而諸公貴人不解收拾使周鼎韓棄與康瓠等予頃備侍從承清問於燕閒宣昭聲光宜不辭費顧亦不能一出諸口心焉負愧聊復再帳叙以自釋云慶元三年十二月朔旦野處洪景盧叙

陳直齋寶刻叢編序

始歐陽兗公為集古録有卷帙次第而無時世先後趙

德甫金石錄迺自三代秦漢而下叙次之而不著所在郡邑及鄭漁仲作糸地糸時二錄亦疏略弗備其他如諸道石刻錄訪碑錄之類於所在詳矣而考訂或缺焉都人陳思儥書於都市士之好古博雅蒐遺獵忘以足其所藏與夫故家之淪墜不振出其所藏以求售者往往交於其肆且售且儥久而所閱滋多望之輒能別其真贋一旦盡取諸家所錄輯為一編以今九域京府州縣為本而繫其名物於左昔人辨證審定之語具著之

既鋟木首以遺余求識其端凡古刻所以貴重於世歐陽公以來言之悉矣不待余言余獨感夫古今宇宙之變火焚水漂陵隳谷湮雖金石之堅不足深恃載祀悠緬其毀弗存存弗全者不勝數矣矧今河洛尚隔版圖其幸而存且全可推搨者非邊牙市不可得得或賈兼金固不能家有而人見之也則得是書而觀之猶可想象彷彿於上下數千載閒其不謂之有補於斯文矣乎思市人也其為是編志於價而已矣而於斯文有補焉

視他書坊所刻或蕪穢不切徒費板墨靡棱楮者可同日語哉誠以是獲厚利亦善於擇術矣余故樂為書之是亦柳河東述宋清之意云爾紹定辛卯小至直齋陳伯玉文

洪景伯集古録跋

歐陽公集古録二卷公名脩字永叔廬陵人平生嗜古有歷代石刻一千卷軸而藏之撮其大要為之說既刻而傳於世矣嘉祐治平年公在政府時又各書其卷尾

文或小異蓋竄定有先後也凡說漢隷者今録之張平子碑南陽泰君額皆篆也左右生題名非文翁學生也故去之其閒姓名官稱歲月文詞考證之誤者視隷釋則可見也千卷之藏其傳不一再世而靡有孑遺矣聚之難而散之易如此惜哉

洪景伯集古録目跋

歐陽君集古録目一卷君名棐字叔弼六一翁之季子也仕至太常少卿直龍圖閣君佩趨庭之訓讀父之書

摭其畧而目之凡集古所藏歐陽公未甞無説獨三體石經置而弗論豈有所疑而未決乎叔弼遂定作漢刻蓋為儒林傳所誤中常侍曹騰死漢遣諫議大夫以特進印綬贈之而此云贈騰為諫議非也其載碑碣如劉熊碑在酸棗而云揚州貴汎碑在湖州而云南京則有不可盡信者

洪景伯金石録跋

趙氏金石録三卷趙君名明誠字德父密州諸城人故

相挺之子也所藏三代彝器及漢唐前後石刻為目錄十卷辯證二十卷其稱漢碑者百七十有七其陰四十今出其篆書者十四

張平子後碑殘碑山陽麟鳳贊宗資墓天禄辟邪字琅邪相王君墓闕銘逢府君墓石柱文永樂少府賈君闕銘蜀郡太守任君神道蜀郡都尉王君神道小黄令闕南陽太守秦君碑額河南尹𣓀君碑額司空掾陳君碑額

非東漢者二

車騎將軍闕銘膠東令廟門碑

隸釋所闕者蓋未判也掇其說載之趙君之書證據見謂精博然以衛彈為衛彈以縣竹令為縣令之類亦時有誤者紹興中其妻易安居士李清照表上之趙君無嗣李又更嫁其書行於世而碑亡矣

王功載東觀餘論跋

東觀餘論法帖刊誤上下二卷計二百一十七條乃宋

祕書郎卲武黄伯思長睿撰辨別三代以來古罷漢晉以來碑刻研究款識體製字畫真偽了然明白凡學古臨池之士宜精究之佐既録其書又畧識于此云

宋陳槱論古今石刻 負暄野録

古者金銅等罷物其款識文字皆以坯治之後鐫刻非若今人就範模中徑鑄成者余於武陵郡開元寺鐵塔上見鐫刻經呪之屬皆是治鑄後為之至于石刻率多用麄頑石又字畫入石處甚深至于徑寸其鐫鑿直下

往往至底乃反大於面所謂如𧑅蟲鑽鏤之形非若後世刻削豐上銳下似茶藥碾槽狀故古碑之乏也其畫愈肥近世之碑多乏之也其畫愈細愈肥而難漫愈細而易滅余在漢上及襄峴閒親見魏晉碑刻如此兼石既麄頑自然難壞後世石雖精好然却易剥缺于是知古人作事不茍非今人所能及也

陳櫝論前漢無碑　又論古碑毀壞

集古目録并金石録所載自秦碑之後凡稱漢碑者悉

是後漢其前漢二百年中並無名碑但有金石刻銘識數處耳歐陽公集古目錄不載其說苐於答劉原父書嘗及之趙明誠云西漢文字世不多有不知何為希罕如此畧不可曉然金石錄却載有陽朔磚數字故云希罕言不多非無也予嘗聞之尤梁溪先生袤云西漢碑自昔好古者固嘗旁求博訪片簡隻字搜括無遺竟不之見如陽朔磚要亦非真一代之碑刻閧是新莽惡稱漢德凡所在有石刻皆令仆而磨之仍嚴其禁不容略

留至於泰砰乃更加營護遂得不毀故至今尚有存者梁溪此言蓋有援據惜不曾再扣之予因記范石湖題敵中項王廟詩云人間隱事有知音新闕取泰其事亦爾可發識者一笑近世洪景伯丞相著隸釋却有前漢哀帝元壽中郫縣一砰或謂乃後人僞為者趙德甫謂所著金石録壽于二千卷所載之砰由今觀之信然石刻固非易朽之物其如隨時廢興摧毀非一前輩所載元祐中丞相韓玉汝帥長安脩石橋督責甚峻

村民急以應期悉皆磨石刻以代之前人之碑盡矣予又聞蕭千岩云蔡抃之訪求石碑或蹊田害稼村民深以為苦悉鑱鑿其文字或為柱礎帛砧碪不存留又亂離已來凡城堡攻戰之處軍兵率取碑鑿為砲石摧毀無餘凡此皆是時所遭遇而其仆壞之門殆非一端蓋亦碑刻之一厄會也悲夫

孫承澤跋歐陽公集古録墨蹟

自歐陽公為集古録後曾子固亦作金石録五百卷趙

明誠金石錄二十卷葉石林取碑所載與史不合者為金石類考五十卷洪文達适集漢魏閒碑為隸釋凡四十八卷昭武李内翰類其所有自夏后氏竟五代為博古圖亦千卷近代楊慎有金石古文十四卷然如漢尹宙碑曹全碑出自近日集中不載博物一事亦君子所不廢也余見朱文公集云予少好古金石文字家貧不能有其書獨時取歐陽子所集錄觀其叙跋辨證之辭以為樂遇適意時恍然若手摩挲其金石而目了其文

義也既又悵然自恨身貧賤居處屏遠弗能盡致所欲得如公之爲者或寢食不怡竟日來泉南又得東武趙氏金石録觀之大略如歐陽子書然銓序益條理考証益精博予心益好之於是始胠其囊得先君子時所藏與熹後所增益者凡數十種雖不多要皆奇古可玩悉皆標飾因其刻石大小施横軸懸之壁間坐對循行卧起恒不去目前不待披篋篋卷舒把玩而後爲適也蓋漢魏以前刻石制度簡朴或出奇詭皆有可觀存之足

以佐嗜古者良非小助其近世刻石本製小者或爲横卷若書帙亦以意所便也蓋歐陽子書一千卷趙氏書多倍之而予欲以此數十種者退而與之並則誠若不可冀然安知積之久則不若是其富也耶觀朱文公之所好則政不必以博物爲喪志也

六藝之一録卷一百二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六藝之一録卷一百二十七　　錢唐倪濤撰

石刻文字一百三　集録金石序記

曹明仲格古要論序

先子真隱處士平生好古博雅素蓄古法書名畫古琴舊硯彝鼎尊壺之屬置之齋閣以為珍玩其售之者往來闕多余自幼性亦嗜之侍於先子之側凡見一物必遍閲圖籍究其來歴格其優劣别其是否而後已迨今

老猶弗怠特患其弗精耳嘗見近世紈袴子弟習清事古者亦有之惜其心雖愛而目未之識矣因取古銅器書法異物分其高下辨其真贋正其要略書而成編析門分類目之曰格古要論以示世之好事者然其間或有謬誤尚冀多識君子幸而正之　洪武二十一年戊辰春三月望日雲間曹昭明仲書於滇上之寶古齋

趙子函石墨鐫華自叙

余不敏八歲時從先大夫在重慶郡守朱秉嵡先生博

學好古手虞伯施書授余使余臨摹余時兒嬉不能有得也既歸為諸生困於制科文不暇旁及然私心竊嚮慕古人每獲一名碑必摩弄累日不忍釋去余屋近周秦漢唐故都諸名書多在焉西安頖宮碑林為最余每至其下必坐卧觀之至於忘返芒蹻所及片石隻字必且駐觀其佳者輒疏記之以俟好事貴人從邈摹搨從乞副本并請之友人之宦遊四方者於今三十餘年矣憶宋歐陽公趙德夫洪丞相明都玄敬楊用脩皆能博

收古碑註釋評證傳之將來令洪丞相隷釋刻本最少
歐之集古録趙之金石録都之金薤琳瑯楊之金石古
文則人所共覩記也考其收録歐僅四百餘趙至二千
都楊二公數不及歐以余三十年所收雖過都楊而視
歐本才三之一視趙不能十之一自宋元以上往往有
二公所不及收者即諸公書亦自有無互異豈不以搜
訪之難哉且諸公版本具在而求其石蹟亡者已過半
矣余死之日余所收録亦與浮煙飄靄俱盡良足悲也

暇日命裝池成帙置一長几高齋永晝或追尋往跡或模倣名書披賞之餘妄加管見書於各卷之尾又恐他日將與此卷同為烏有而已因總録其語付諸棗梨余目不能識書乃敢謬議古人何足存者但因余言而使後之好古者如余之取徵諸公未必非斯文之一助也且余于諸公書最愛都楊二公全文抄刻即石蹟已亡取徵猶備而貧鹵所入不足以既匠氏故用歐趙二公例獨刻跋語刻成竊取劉氏勰之言以名其書曰石墨

鐫華示諸同好無不稱善者追惟三十年前在重慶時秉䂨先生往矣安能起九原而與之上下之斯文未喪其為秉䂨先生不知凡幾有能益我以所未見者余雖老矣飲啖尚健天假之年將有續篇就正君子　萬歷戊午秋七月五日中南敦物山人趙崡子函父撰

趙凡夫寒山金石林叙

千秋典據所賴者金石古人面目所見者書翰書翰非金石不傳典據非金石不遠是以鼎彝碑碣谷變陵遷

時移世易彼之存於天下猶古人之復生於今日也余生實晚所見無何每得殘碑片言隻字等之天球河圖今也僻處一隅未及游覽上都循歴齊魯燕秦搜剔梵宇琳宫王侯陵寢間所有珍竒祕藏可令千古常新者取余家藏先代明人考索如黄伯思東觀餘論祕監及宣和書譜鄭漁仲金石畧朱長文墨池編歐陽公集古録趙德父金石録洪丞相漢隷釋我明文壽承金石緫要弇文莊家藏碑目弇州先生金石跋語以及内府書

目天下書目中所載參以近代間出如余耳目睹記者為之編次郡省作立時代以人係時以時係地時紀在綱分條不紊觀者易明求者易按題曰金石林時地考庶幾同志相知中有能採求共成勝事僻壤窮陬令余不翼而飛此又欲以俟之有心斯道者矣時萬歷巳未九月既望墨丘生趙均題於玄林小牕

盛時泰玄牘紀序

嘉靖甲寅春四明詹子將往溧陽謁史公恭父乞予為

文因借王女潭山居記於羅元溥戲題詩云吏部開山處還因古洞天卧遊三百里都只在毫端既還遂借別帙原溥時數日一致繙閱後各跋百餘字歸之復録所跋若干紙是時予在制春寒多雨故日夕棄舉業廢人事為之入夏漸長欲益肆厥力居無何羅氏所藏已殫乃復借於姚元白元白所有不甚夥然多舊時拓本頗精奇時時晨起捉筆日午棄去晚復當風再濯研倦乃已秋深入棲霞久之與黄淳父過少司成朱公象玄官

舍觀所藏甲秀堂帖帖本淳父故物得之祝京兆若後歸閩士王某王素稱好事今官都下淳父數誇之予既見手把之不忍釋而淳父從旁慨嘆畢其所來及酌酒歸篝燈坐堂上因思凡物奇則必傳聚則必散即如此帖不數載自吳而燕又自燕而吳神輸鬼運不可致詰如此然則二氏所藏使無是帖則已誠有之豈不以奇而傳耶縱不以奇而傳久則漸滅不可考後之人有願見不可得者雖然予所覽特古帖之道爾世所保禊帖

如麟鳳芝草予所見若上海顧内舍汝和本有張仲壽記華亭何翰林元朗本有倪元鎮詩與朱公象玄本有趙子昂跋皆號稱五字不損者則遺帖在世尚多又何取於二氏哉予之為此多贅也已或者曰古人若洪公适之隸釋歐公脩之集古目録趙公明誠之金石録黄公長睿之東觀餘論如此者甚多後日焉知二氏之藏不賴予傳耶予既笑予之贅又嘆古之人多此也因點竄之以存題曰玄牘紀作玄牘紀序時嘉靖丙辰十一

月三日也

汪樂卿珊瑚網古今法書題跋叙

維古靈際龍圖龜字肇焉迨刻鍾鼎以晰魑魅明旗章以昭軌度尊彝陳而款識列輿地畫而疆理辨厥初形象原自同體故郭恕先以篆搯畫屋上折下筭一斜百隨咸中尺度李龍眠書法極精山谷謂其畫之關鈕透入書中則善鑒畫者應先鑒書余也自幼趨庭見先荊翁所藏書畫心竊議之壯而於交知間得掌錄名蹟以

至老積有廿餘帖矣雖海人鐵網取珊瑚亦不過是此
皆前賢遺墨多未經壽梓奚啻龍藏珍秘弟未詮次間
有重複茲因莊盆罷鼓聊爾剖析寄情凡名畫法書自
晉唐以來準時酌取有不薄今人愛古人為各自成部
而所書真蹟詩文後則石刻繼焉復搜載記收藏家為
書憑附以往指名言為書旨書品真如米老顚作畫書
魚入金題玉躞閒遊而不害蘇子美嘗言明窓淨几筆
硯紙墨皆極精良自是人生一樂歐陽文忠論學書云

有以寓其意不知身之為勞也有以樂其心不知物之為累也然則自古無不累心之物而有為物所樂之心余是以不悍攸神於殘年亦希王逸少一不得意誓墓不出遂終其身也乎若朱紫陽晝深得吳道子筆法林和靖亦善繪事可知畫為書之緒餘豈特同體而已哉墨染天河水雲舒九萬牋應綢吾之珊瑚不少　崇禎癸未天中節檇李王水汪砢玉樂卿氏識於東雅堂左隅之漱六齋

顧寧人求古錄序

予自少時即好訪求古人金石之文而猶不甚解及讀歐陽公集古録乃知其事多與史書相證明可以補闕而正謬不但辭翰之工而已比二十年間周遊天下所至名山巨鎮祠廟伽藍之跡無不搜尋登危峰探窈壑捫落石履荒榛伐頽垣奋朽壤其可讀者必手自抄録得一文為前人所未見者輒喜而不寐念古人遺刻且日遠日湮後之人未必如予即如予而數十百年之後

又嘗磨滅幾許又歐陽趙氏二録僅有其目而不著其
文良以卷帙浩繁難於盡載而好古之君子不無遺憾
乃取篋中所得重為删正去其大半擇可傳者録之以
遺諸後人其髙文大篇已見於方志者不録碑刻之摹
拓而傳於世者不録近代詞人之作多有文集者不録
在乎闡幽表微備史乘之遺存前古之制然以布衣之
賤出無僕馬往往懐毫舐墨躑躅於山林猿鳥之間而
北方之人鮮能識字其或限於聞見窘於日力而山髙

水深為登涉之所不及者即所至之地亦豈無掛漏又望後人之同此好者繼我而錄之也

趙子函訪古遊記三首

一 遊終南

余自髫年躭古法書沈右丞箕仲又謂余集帖數經臨摹其半神無復存者獨漢唐古碑為可重耳余心是其言而冐足一隅以不能博收為恨今五十矣中壽余將就木焉其於腐肉朽骨何有且余最喜山水探奇攬勝

又以不得同志為恨戊午夏四月作石墨鐫華示王甥久濂久濂曰丈人於近道古碑恐有遺者寧可令歐陽脩趙明誠諸君子見乎因歷數所見數種余謝不敏要久濂欲與偕出從九嵕而東遊城南遵太乙尋草堂道鄠杜久濂喜甚解衣起舞曰是所願也遂治餱糧從長安呼一善搨者李守才至將發久濂又請曰丈人居近南山如重陽宮宗聖觀仙遊寺據勝地宜多古碑盍先一觀乎余頷之翌日乘二小馬搨工與二僕負楮墨從

由南時村成道宮成道謂王重陽重陽名喆成道於此有仙遺海棠花記記所留海棠活死人墓字出趙秉文書又道行諸碑皆不足觀南出得小逕望重陽宮樓閣出樹杪旭日初升谿水與林光相射不覺洒然至觀諸碑森立唯趙承旨所書勅藏御服孫德彧道行二碑可錄李道謙書敎祖碑王元美所稱精勁有法者暨姚燧所書重陽仙跡碑之蒙古字碑甚多多不能識元美宛委餘編所載數字視此如石家珊瑚矣余為一詩已呼

道士出所藏御服製以宫段正秋香色針工精密可左右衽東風也此服賜孫德彧者碑載甚明傳者以為王重陽重陽金人成道后久而元為之建宫安得服元服德彧死葬南山墓曰孫真人神道碑存傳者又以為孫思邈皆殊可笑也余為一詩已至宫前龍虎殿猶元搆木石粧塑皆非今所有丹堊銷沈左壁上方字數行余目不能遠視王甥借一梯讀之云粧鑾功德主本宫提點孫道和曹漢臣塑胡君貴粧後題至順三年十二月

三日字且漫滅遇余而顯亦三人者之幸也向使更數歲不復可尋矣因與王甥慨嘆者久之翌日遊樓觀其上太史伯陽父與尹喜説五千言處爲説經臺其下唐開元帝夢老子得真容處爲宗聖觀宜多唐以前碑今止靈應頌一碑頌真容事天寳間戴伋分書刻北面南面刻宗聖觀記唐人分書甚佳但經元人翻本減弱矣碑側蘇軾書詩并弟轍詩歲久剝蝕元人別摹一碑法視碑側字亦減又員半千撰碑分書亦翻本皆不大佳

其餘如繫牛柏記文始殿碑殿壁間宋人諸詩又其下者余止令搨靈應頌碑而與𢶠上紫雲樓樓壁間元人畫山水極奇偉二十年前尚亡恙今為亡賴子拭去題惡詩殊增懊恨獨七真殿壁金碧猶存奇偉不減樓壁間畫似出一手者既而摩石犀窺玉井登經臺由呂公洞攀顯靈巖臺上米芾第一山大字趙孟頫玄元十子像贊疑皆摹刻又元人王篆二體道德經皆不大佳而顯靈山新作玄武廟碑則余所撰余謂此山稱顯靈

即老子真容出處不知何以貌玄帝謬甚語具碑中已
從聞仙谷將還東至會靈觀觀側𦵏塔皆宋道士塔銘
剥落不可讀觀中開元帝夢真容碑蘇靈芝書經翻刻
余別收易州一碑亦靈芝書中載姓名與此小異而刻
勝之碑隂蘇軾與章惇共遊題字亦遒逸時日薄暮隂
雲四起亟鞭馬馳中途雨至衣盡沾濡王甥衣單衣以
一襆抱持所搨碑惟恐雨入殊有趙子固寳蘭亭之致
余大笑為一詩翌日又游仙遊寺寺傳是隋文帝避暑

宮唐韓均平詩仙臺初見五城樓者即其地也今為寺入黒水谷五里萬山迴合仄徑依黒水而行大勝樓觀但剏造殿閣不及耳寺下潭曰黒龍停泓淵碧洞駴人心聞宋時每歳遣中使投金龍於中居人言昔深不可測今亦漸淺矣滄海為田當不誣也潭上架一木而過則馬季常讀書洞史稱季長從京兆摯恂隱於南山之隂博通經籍豈即其地耶而殊偪側不可居不曉所出洞前玉女泉玉女謂秦弄玉與簫史吹簫于此仙去語

近誕泉即蘇軾剖符所調水亦無他奇但經軾品題遂
貴耳寺前小塔俗云逼水塔塔上唐人畫天王鬼神軾
以為非吳道子不能今畫與軾題書世稱雙絶越泉洞
而上高山障之有徑西出迴視殿閣參差山林掩映龍
潭激流雁塔高跱宛然董北苑筆蓋山之勝至此殊絶
矣余觀巳與王塄小坐寺中為一詩其他不及詩而歸
是役也為日三得唐碑一元碑佳者三塔畫一蘇軾書
字二翻刻唐碑二

二

遊九嵕

既而將遊九嵕求文皇附葬諸臣碑憶馬嵬北五里有隋李使君碑余昔自奉天過看低回久之恨無揚工遂渡渭先之馬嵬舟中指北芒阪上漢帝諸陵往往在目廢丘古城尤近短棹長波相為鼓盪余興發以一詩寫之至馬嵬不及授餐詣碑碑隸書稍孫漢法而不甚闕獨闕使君名據碑云季父琰之琰之見魏書使君封安喜縣公官亦不卑而隋史無傳不可攷余為一詩居人

有以茗進者先置石蜜數匙于甌而注之甘苦相戰不曉何物余戲謂王甥倪迂以糖點茶怒人不知其味倘飲此不稱善乎相視大笑翌日馬嵬人競擕食過余索余書置墨如竈突煙筆如秃髮老而酒肉傖父雜坐于傍閧以竊語余為連書數十紙顧視似閻立本内苑池上作畫但對此曹差少羞澀耳是日欲為馬嵬懷古詩意興殊惡翌日乃於馬上成之過延長寺抵儀門村訪苟子好善去昭陵漸近亭亭一峰已當吾馬首恨不即

攜謝眺驚人句朗吟其巔矣茍子者二十八舉於鄉余以白頭老子對之不覺面慙為一詩以贈是日即拉茍子至昭陵十里高生家高生名儼曁侄爾舟余故人先是余數語以昭陵宜有殘碑生已為悶得數種以語余翌日攜王甥久潚茍子好善高生儼爾舟聯鑣而行北一里許得許洛仁碑碑書不大佳又北半里許得薛收碑似昭仁寺碑騣騣有伯施法折而西一里許為趙村有廣濟寺寺後石鼓唐人書尊勝經呪精健絶倫止

存十三考長安志圖有石鼓興宫而不言所以從趙村北行八里許為莊河村村中閒有一碑末至先於道傍冢得姜遐斷碑及至村觀碑則段志玄碑行間一牧羊兒云碑甚多余犒以金使導東行數十步田間又横一碑則監門將軍王君碑又東行數十步一碑無字亦無冢蓋土人平之而并磨其碑耳以圖攷疑是長孫無忌碑又東行半里許為劉洞村流水界之渡而東一碑則房玄齡梁公碑褚河南正書雖存者無幾而明珠寶玉

片屑巳足襲藏矣世但重褚河南聖教序而此碑則沈埋斷莽間悲哉又東數十步高士廉碑在焉又東數百步李靖碑在焉撰書姓氏殘缺與諸碑同而上半完好靖冡作三山形文皇以象其功土人謂上三冡李勣冡亦如靖土人謂下三冡二冡南北相去不二里勣碑高宗御書高二丈餘嶄然屹立與溫彦博碑搨者甚多土人摓其字殆盡彦博碑在靖碑北數十步歐陽詢書法視皇甫九成化度最為得中而不復可搨余為咨嗟者

久之是日亭午餧甚就西峪村李氏市食李氏食余而返其值巳小坐一廟東南望古塚相連碑甚多就之則褚亮碑阿史那忠碑張後胤碑孔頴達碑豆盧寛碑張阿難碑鱗次都不百步書與段姜等碑俱有法而孔頴達碑極類虞伯施但結搆小疎昔人謂為伯施書非也頴達卒在世南後不應世南作書當是習世南者書之然已優孟矣既而又得蘭陵公主碑於老軍營之西北得馬周碑於狗村之東得唐儉碑於小陽村之北碑既

多佳余且觀且行搨工遂不相及余語諸君期以三日畢搨乃登昭陵皆曰諾方余之過莊河村觀段志玄碑也有趙生文奎朴人也聞余至遣要余余謝不往趙生則自追余西峪村余翌日至其家主食其鼎亨僕食其蔬粟馬食其芻茭久無倦色余遂安之為一詩而令王甥攜搨工盡搨諸碑孔穎達碑螭首嵌空處有至正四年三月顧游特看此碑墨書十二字積泥土中拭視如新是一奇也方搨而王甥馬忽逸追之馬止處一碑仆

地王塄語余余募人起之乃崔相公敦禮碑大半完好是又一奇也余既不即行則為訪求殘碑仆者起之埋者出之存額者搨額尉遲敬德碑自額以下埋土中聞十五年前令尹芮質田掘而搨數十紙余出之了無一字蓋土人于芮君搨後捶而瘞之耳又山半數冢土人謂罕相墳仆一碑傳是魏鄭公碑山東半數塚土人謂亂冢坪仆二碑余皆起之則與尉遲碑同不知何年捶而仆之也余不勝嗟悼為一詩弔之又有告我以陵北

四十五里叱干村有乙速孤公碑者余與欲飛趙生語余勿行是天將雨余怪之趙生指門前溪水謂余水縮雨徵也蓋水從巴谷出村人鑿山引之溉田田皆畝一鍾而以其盈縮占雨甚驗余猶弗信已而陰雲忽起大風拔木驟雨如注山谷應響水泉皆溢如秦王破王世充歸浴鐵萬騎二十五將后從鼓吹聲震長安中余亟為短歌歌之以敵其勢翌日稍霽余與諸君乃上其道有二東曰御道稍平葢唐帝謁陵所由西道仄近莊河

乃從西道土人謂有馬鞍險恐余不能過余至則履若平地然九嵕中一峯為太宗葬處是曰昭陵高不敢終南一小峰而土人遂以為險絕真井魚見也余既至峰下觀歷朝祭碑與翁仲或側或仆獨六馬皆以片石刻其半左右列各三敨歐陽詢書贊刻石殷仲容又書刻馬座今馬身半刻而無座字製亦不類唐人且太宗以天下全力豈難作一石馬而半刻之耶姑存以待博物者自此益斗絕余獨衣短衣而上王塄先登余老力衰

為之徐行荀子先至馬鞍山已悸不能置足余掖之至此益悸余又掖之相視而笑既達其巔則分東西二峯見地脉從崆峒來至此界以涇仲山嵯峨障其東涇出山後渭遶其前南則中南太乙亘若列屏平川一帶俯視無際長安萬戶城若彈丸矣巖半石洞藤蘿翳之所謂鑿山架閣以入棺者雨驟注不得至為一詩而下循山北行三十里為東莊村村人朴野而能食客但其地夏寒四月麥才一尺供具不備客至便刲一羊不然則

割雞相氏者高生儼婦翁也競以酒食來意甚殷余頜之是日午之叱干村村東二家一為乙速孤昭祐碑苗神客撰釋行滿正書一為乙速孤行儼碑劉憲撰白義晊分書地僻搨者少故得稍完亦幸已叱干村之西南又二十餘里豆盧村陳生庭謨慕余好古聞余至鞭馬觴余于叱干相見甚驩余即碑下為滿引數觴鄭重而別是夜宿東莊寒甚余雖被酒猶覆二被視山南別一天地矣為一詩翌日南行緣溪上下雨氣初開日光磨

溢泉聲在耳山色映人興致殊佳為一詩遂由東道下谷口為煙霞洞傳為鄭子真隱居處涇陽亦有谷口此去涇尤近而漢中又有谷口不知誰是余與王子苟子高子小坐樹下談子真事村人輒答曰村無姓鄭者口占一絶句嗤之是日别高子抵儀門苟子宴余苟子三世同居白叟黄童一家滿坐殊令人媿羡翌日南過阿史村村亦有數大冢因憶叱干豆盧阿史那皆代北大姓而阿史那豆盧諸人又有功於唐陪葬昭陵此必三

族所居而無所考過此東望茂陵巋然壁上而衛霍諸將附焉想見武帝之盛登臨瀚海勒功燕然似不減李靖斥陰山擒頡利時而俗儒往往訾之殊為可恨畧而南阪盡得興平城城上于茂陵九嵕則又皆在指顧中矣余不勝感慨為一詩而興平于子養賢又為言其類宮一碑亟往觀乃隋賀若誼碑宋人磨其陰刻作夫子廟碑元文尚存十五閒昔曾完好一縣令不耐嚴貴人之索取捶其字過半云已又于崇寧寺壁閒得隋常醜

奴墓誌書雖不大佳唐以前物可存也是日徐明府聞而邀余飲明府巴縣人先大夫曽貳巴郡今墓木拱矣見明府殊有風木之感明府亦俊朗歡然道故余為一詩謝之而屬之賀若誼常醜奴二石乞置守焉翌日歸是役也為日十四得隋砠二隋墓誌一唐砠二十石鼓一尉遲恭杜淹李思摩順義公先妃陸氏清河公主砠額六

歸自九嵕之明日王甥先歸長安余亦以他事不得即東又十餘日乃戒裝至則王甥有世母之喪余居逆旅以俟之意殊鬱鬱適張生衍祥來翌日與偕出安定門過演武場遊崇仁寺本名崇聖建自隋唐今為秦邸香火院締構丹碧長安城諸寺不及也俗呼金勝寺經堂前有唐大德檀法師塔銘姜立祐撰石幢尊勝神呪張少悌書皆殊絕余觀已小坐寺中先是王甥告余以寺西一里許丁知州園掘得唐人墓誌使求之則園已易

主誌磨為他用矣是時余居長安五日長安中諸好余者競攜酒過余履錯于戶而王戶部堯年别余二十年則召余飲且出所藏古碑以贈余余得之而喜可知也又二日王甥亦戒裝攜張茂中遊城南記偕余出永寧門永寧門西安之南門西安城本隋唐而狹小之記所謂安上啓夏含光諸門皆亡其故處今城四門東曰長樂西曰安定南曰永寧北曰安遠自永寧門至薦福寺三里許寺經廢徙非唐刱塔十五級嘉靖乙卯地震裂

為二癸亥地震復合無痕亦一奇也僧房閒寂多金舊
主而余友臨潼楊師震獨買一院稱有髮頭陀居其中
余曾數訪之今師震謝世且三年院中荒落不勝潸然
為二詩以弔出寺南行又三里許為興善寺前據草場
坡所謂橫岡之第五爻也雍録長安志諸書皆云隋宇
文愷築大興城以城中有六大坡象乾六爻于九二置
宮室九三置百司九五貴位不欲人居置玄都觀大興
善寺以鎮之觀當在寺西寺東又有裴度宅張權輿所

謂宅據乾崗者今觀與宅皆廢獨寺存寺後閣巍然銅佛像并轉經藏疑皆昔時物閣前有大德禪師碑額閣上又有故按察劉公餘澤詩按察與余最善讀之慘然為一詩以吊出寺東南行又三里許為慈恩寺據記云寺經廢毀殆盡唯一塔儼然則今寺亦非唐剏而塔自宋熈寧火后不可登萬歷甲辰重加修飭施梯始得至其巔秦山涇渭皆入目中余賦一詩求記所謂唐人墨蹟孟郊舒元輿之類皆不可得塔下四門以石為桄桄

上唐畫佛像精絶為遊人刻名侵蝕可恨東西兩龕褚
遂良書聖教序記尚完好而唐人題名碑刻無一存者
問之僧云塔前元有碑亭乙卯地震塔頂墜壓為碎段
今亡矣又按唐史高宗御製并書慈恩寺碑玄奘迎置
寺中導從以天竺法儀其徒甚盛上御安福門觀之記
又謂寺西南一里有李晟先廟碑張彧撰韓秀弼書今
二碑皆亡寺前小渠曲江泉合黄渠水經鮑陂而西聞
二十年前尚有水宗侯誼氾瑩在其北引水作池忌者

塞其泉竭矣由寺東南行一里即曲江西岓江形委曲可指皆蒔禾稼江南岓王中丞旋構亭遊賞今亦傾圮江正北一阜故樂遊原今為永興王府塋原下舊有青龍寺今亦毁江頭古冢隆起數處疑非冢當是唐宫殿基杏園芙蓉池皆在江西南今不可考余佇望久之為一詩記又謂其西北有楊尚書瑒廟碑李林甫撰王曽書令狐氏廟碑劉禹錫撰并書今皆亡獨其地呼廟坡頭如故又東南二里為漢宣帝杜陵陵下為三趙村村

中小冢鱗比疑皆帝從葬者又東南五里為張曲記謂有蕭嵩墓今數冢未知誰是蓋由曲江達張曲地漸高望之自東南一帶迤邐過長安西南皆所謂少陵原也本鳳棲原以宣帝葬許后起少陵遂曰少陵少陵在司馬村東其西皆秦王葬地松柏森蔚華表翁仲數十里相望焉據記張曲之西趙村有論弓仁墓張說為碑巳斷仆無字今七村中有石翁仲二疑是仁墓上物趙村西為髙望有蕭嵩父灌墓碑張説撰梁升卿書髙望之

西北又有仇士良郭敬之昇平公主三碑皆當在十餘里内余欲往尋之王甥曰亡矣乃遂東南行至龎留宿王甥庄庄西半里為秦惠王墓墓前掘得段府君碑碑字皆平隱隱可讀乃唐段志玄父也碑額字亦漸平細如處州縉雲碑似是石理漸長歐陽永叔言不誣耳是日大雨翌日霽西南行馬首淨無纎塵山光林影紫翠相暎殊不減山隂道上行五里原盡得興教寺據髙原俯樊川玉案山天池寺在其南韋趙三像院在其東韋

杜華嚴諸寺在其西神禾原道安洞惠炬寺横亘其西南余與王敭坐寺門眺望為一詩遊塔院觀三藏慈恩西明三塔三藏銘劉軻撰慈恩銘李弘度撰俱建初書西明銘宋復撰書呂大防所創玉峰軒以王案得名當在寺後原半今獨陳正舉所為記在殿壁間寺僧有穴居者壁間嵌古殿壁一枚唐人畫地獄變相止存閻羅王一鬼三大不盈尺而猙獰之狀駭人心目亦一奇也下寺渡潏水尋道安洞葬塔半傾寺亦寥落道安事

無考有金人所為碑獨叙安生平而不及洞所始但至此西倚高崖東眺樊南之景舉目可盡茂中言不虛也又東南行過鄭家庄唐鄭駙馬乾曜後族尚百人據記鄭氏居蓮花洞在道安洞西北今乃在東南豈年久遷徙耶似不可曉自此南行抵南山普光寺寺有二一在山下一在山上下寺金碧莊嚴為長安諸寺之冠即崇仁不及也最勝者寺門内蓮花池大數畝中作藏經閣環以廊百楹遊人至此怳然有出世想上寺距下寺五里

石磴參差飛梁跨壑長松古柏翠壁蒼巖應接不暇而
莊嚴則減下寺攷寺直玉案山北是故龍池寺東北坡
上有曇遠禪師塔記云上興教寺玉峰軒南望龍池廢
寺則寺自宋已廢國初有無壞禪師者西方人與秦愍
王有宿世縁卓錫至此山夜擊木魚聲達王宮王異之
明日來見師與語王怳然悟前生事乃命席禮師師擕
石甑炊餅石碓煑水飲食王從者數千人皆給王乃即
此山為起寺居之覚證圓寂師所遺禪衣錫杖并甑碓

見存余得寓目焉寺僧又為余言師化後又有一西僧貌類師來遊於此蹤跡詭異或與食食無算或累日不食或飲之酒不醉或自遺矢傾食中并食之一居士欲從之遊僧指矢令食居士有難色僧笑而舍之去后所遺矢處輒生白蓮花僧殆亦無壞之流也惜無所遇云余既遊二寺與王塄宿奉長老房為普光寺并觀無壞禪師衣物二詩翌日西北行循神禾原過惠炬寺荒落特甚下原徑杜固有水西北流當是杜正倫所鑿尚名

鳳皇嘴自此稍西行為杜曲又西北為楊萬坡夏侯村上華嚴寺丹碧彫殘記謂有澄襟院有東閣有元豎之居引水架閣頗極幽勝今獨斷崕敗壁而已而倚髙原瞰太乙諸山粲在目前則猶昔也寺西二塔不知誰為真如寺僧言昔有五塔止存二余觀東一塔下有杜順禪師像西一塔為清涼國師妙覺塔俱經重脩敗垣中有唐比丘圓滿斷碑書雅有歐褚法又一僧房有唐儼尊者塔額大字又有夢英撰碑何潤之書記文殊閣藏

杜順肉身今亡所在而杜順和尚碑不知何緣乃在長安開佛寺中余與王蜴觀巳因嘆地之興衰如記稱龍池廢寺即今普光祠造為諸寺觀而華嚴寺之勝十不存一二焉為一詩而下循原西行數里有宗尉懷斛庄亭館參差出乎山林木掩映水泉稻畦極幽僻之致懷斛者懷㪷弟也懷㪷字長房博學能詩文與余善恨不拉此君開樽飲暢其上也為一詩而過又西二里為牛頭寺寺地勝如華嚴而莊嚴過之蓋亦秦邸香火院也

寺有徐士龍撰碑今亡自寺西南行過申店渡潏水西北望皇子陂大冢其西為畢原下為杜城何氏山林逍遥公讀書臺岑嘉州諸莊俱無所考佇望久之西南過神禾原十里為香積寺樊川御宿之水交流其下謂之交水西合于澧入于渭亦一勝地也寺塔中裂院宇荒涼寺前壁上有畢彦雄撰淨業禪師塔銘書虬健有登善法寺僧言是塔上墜落者是夜宿寺之西廊與王甥指寺北汾陽破安賊時長刀斫陳鳥獸皆駭今獨有鬼

火佛燈而已翌日渡交水東南行十里得胡村寺原名寶際寺壁間有進法師塔銘是日小雨少憩寺中又東南五里爲百塔寺本信行禪師塔院山畔唐裴行儉妻厙狄氏葬塔尚存餘小塔記所謂纍纍相比謂之百塔者今止存三五而已殿前石幢經無可書殊絶寺亦入秦邸故莊嚴稍勝殿壁金元舊畫雄偉可觀寺僧又出一像紗帽金龍紅袍云得之承塵意是金元達官修寺者像也余爲一詩而下至此東望普光僅十五里所謂

南五臺者曰觀音曰靈應曰文殊曰普賢曰現身皆山峯卓立樓殿出半天在普光之西南百塔之東南而道塞多猛獸不易至每歲六月奠禱雲集秦邸人緣道設飲食以待之乃可游焉余望之悵然循山西行林中多柿栗其陰蔽日又十五里為子午鎮直子午谷北有日中之市市多山珍長安人往往就之南望谷口殊險因憶魏延欲以精兵五千自子午薄長安此去褒斜千里首尾不相救縱走夏侯楙豈能當曹叡張郃步騎五萬

耶眞妄言也鎭西十五里爲董村寺是翠微下院山上寺爲翠微余不得至呼寺僧問之不知也余與王甥相視而笑壁間金牒歷載諸寺化度寺猶存思率更邕禪師塔銘不勝慨歎又西十里爲觀音山竒峭與衆山殊大壑精氣出入令人駭目又西十里爲豐谷豐水爲八水之一而谷口僅數十步亂石夾水北流殊非大浸稍北合髙觀水交水始大耳水上橋以鐵絙二繫大石横以板履之動揺欲飛又西一里許爲髙觀谷谷水注一

大石𡼏曰高觀潭濆沫如雷上有鐵絙懸橋如豊谷而

潭水激射度者尤悸高觀谷之西則草堂寺也秦姚興

迎鳩摩羅什譯經于此原名逍遥園唐僧宗密居之為

草堂寺今名棲禪寺有鳩摩羅什葬舍利石塔精殊甚

宋人作亭覆之今尚在傍有龍井云與高觀通未知的

否殿后有圭峰定慧禪師碑柳公權篆裴休譔書圭峰

定慧禪師者宗密也壁間又有隋鄭州刺史李淵為子

世民祈願記淵唐高祖世民太宗也又有章惇蔡京題

記皆歷歷可讀寺前揖紫閣峰東觀音山西圭峰如屏環而圭峰獨壁立亦曰弁頭山又曰雞頭十六國春秋云石生兵敗潛雞頭山是也寺南一里有寺曰長興秦邸駉又西南三里有寺曰子房庄則僧大海創以譯經俗謂留侯尋黃石公于此非是東南一小峰峰頂有寺曰圭峰寺四寺唯棲禪最古而莊嚴都不及長興是夜宿棲禪寺翌日王鍚辭余東歸余亦西歸是行也為日十三得隋記一唐碑三塔銘六石幢經佳者二宋碑一

記三唐碑額三

六藝之一錄卷一百二十七